

游万仞冈峦 绘千里江山

——评长篇小说上榜作品

□宋 嵩

阅读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22年度好小说”榜单的五部长篇小说作品，我们便可感受到，新时代的中国长篇小说，除了在长度、密度和难度上继续发力，久久为功，还逐渐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古人曾云：“文以气为主”，但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更多的是指作家个人的气质；而由这五部长篇小说作品所代表的2022年度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体现出的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气象”，笔者斗胆将其概括为“游万仞冈峦，绘千里江山”的新时代长篇小说“气度”，它已然成为继“长度、密度、难度”之后的又一个创作维度。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接千载，视通古今。贾平凹的《秦岭记》以“笔记小说”而成“长篇”，凭芥子之微容纳宇宙，借志怪杂俎气吞八荒，当是这一“气度”最令人讶异也最令人折服的体现。《秦岭记》写秦岭这座混沌而磅礴的山，自然以“山”为“骨”，其间却又处处体现出“海风”“海风山骨”是贾平凹四十年来为文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精神风貌的象征。同时，他借助“笔记小说”这一古老的形式描绘秦岭山间的万物生灵，将孕育在千沟万壑中的轶事传奇一一记录，于拙厚、古朴、旷远的文字中氤氲着境界开阔的汉唐气象。《秦岭记》中的若干故事，以现代思维观之，殊不可解，难以把握，唯有回归蕴含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全息”的《山海经》、回归那部同样“海风山骨”的神秘大书，重拾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泰西文明冲击下已分崩离析、逐渐式微的属于中国人的空间观与时间观，像书中最后一则里的青年立水那样在以秦岭为缩影的天地间“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才能体会出贾平凹笔下那些摇曳生姿的神怪故事的妙处，才能拂去“遮望眼”的浮云迷雾而洞悉世界的本质。

位列本次榜单之首的《千里江山图》，无论是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还是在作者孙甘露本

人的创作生涯中，均堪称“别有根芽”。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写起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来居然也游刃有余，使人读之欲罢不能。难怪此“图”甫一问世，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羞惭愧不如。一部好的谍战题材作品，绝非仅凭惊悚情节和英雄主义强力之“功”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就能“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沈从文的《史记》，曾感慨“事功可为学，有情则难知”，而《千里江山图》呈现给读者的，在“事功”之外，是孙甘露秉持着现实主义立场对历史细节的竭力还原、秉持着理想主义立场对先烈们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的彰显，以及秉持着人性主义立场对地下工作者们身为“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的如实写照。在党组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中央有关领导将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这一党的历史上危急存亡的关头，以陈千里为代表的地下党员们以家国天下和民族命运为己任，前赴后继献身于打通秘密交通线的悲壮使命。在此过程中，忠诚与背叛同在，阴谋与爱情共存，这些充满理想情怀的青年人除了义无反顾地为了信仰而牺牲，还要凭借智慧和勇气同打入组织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展开斗争。因此，《千里江山图》又是一次“有情”与“智性”交织的写作。这种融汇“事功”“有情”与“智性”的写作，澄明而有大气魄，只有凭借作者的一腔浩然之气贯穿始终，方能驾驭。

近些年来，我们读到了太多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题材的长篇小说，情节的疑似雷同和情感的异常充沛难免会带来审美疲劳。就在这个时候，付秀莹的《野望》出现了。从“小寒”起笔，至“冬至”终结，全书二十四章按照二十四节气的顺序展开叙事，时间（一年）、地点（一个村庄“芳村”）、主题（农村日常生活）的“三一律”，以及《红楼梦》式的人物塑造手法、世情小说启发下的情节安排，似乎处处凸显着《野望》的“古典主义”气质；然而，在作者的精心安

排下，全书却又处处涌动着变动的激情：“时间”上由传统的循环观念转为持续前行的“新时代”；“地点”由闭塞的乡村扩展到整个华北平原乃至更阔大的“世界”；更令人阅后难忘的是“主题”的跃迁，在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下，难掩时代巨变的悸动，一代新人在田间地头、在锅灶之间、在村庄里婚嫁嫁娶的吹打乐声中渐渐蜕变。正如书名“野望”所暗示的，这是华北平原充满了希望的田野，这是孕育在田野之上的无尽希望。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本次上榜的五部作品，除了《野望》聚焦当下的生活，其他四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近或远的历史。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依靠中国文化的重“史”传统，借助“文史互鉴”的经验来注入悠长气韵。厚圃的《掩书》书写清末潮汕地区的族群记忆，以现实与魔幻交织的艺术手法，彰显充沛浓郁的开拓进取意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平民情感、至死不渝寻找“大同世界”和“乐土”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及面对殖民者的侵略时血荐轩辕的斗争精神。小说既可以看作一部风格独特的潮汕平原“创业史”，又以其绵密扎实的风俗风情描写建构起一部潮汕文化的百科全书。叶弥的《不老》则将时间设置在1978年至10月11日之间的25天内，亦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重大变革即将到来的历史背景下，孔燕妮这位亲身经历了新中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极富个性的女性，深切地体会到了涌动于全社会的种种明浪暗潮。孔燕妮热爱但不耽于世俗生活，大胆追求物质却又不沉溺其中，与一段时间以来弥漫于长篇小说中的那种对庸常生活的麻木感相比，她身上体现出一种名为“不老”的气质，正如小说中他人对孔燕妮的评价，“你老了，可是你不服老，你要证明自己不老”，“你有一副好心情，你是不老的小星星”。“不老”的不仅是孔燕妮，还有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国家，岁月的沧桑有可能改变她的容颜，却无法改变她“不老”的心态和气度；而且，越是过尽千帆，这种年轻、进取之心会跃动得愈发有力。《不老》复活了一个我们似曾相识、却又湮灭许久的形象；她的问世，洋溢着时代前进的蓬勃朝气，也为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吹来了一股清明之气。

时代潮涌下的情感律动

——评短篇小说上榜作品

□安殿荣

没有特别宏大的叙事，但却指向了人心更为幽微深邃的地方。这是我“2022年度好小说”短篇小说上榜作品的一个总体印象。这十篇佳作就像是蛛网缠绕而成的小小捕蝶网，以严密编织的短小篇幅，放大了主人公在当下的生存境遇和内心活动，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各种关系的牵扯中立体鲜活，扑面而来。

文学是现实的一种表现，也是时代的一种反映。婚恋关系是时代变革中的前沿话题，从婚恋观的变化就可感知时代之变。潘向黎的《兰亭惠》中，儿子顾轻舟抛弃了即将要成婚的外地女友，选择了相貌平平的富家女，这让顾新铭夫妇对心仪的准儿媳心怀愧疚，决定以一次宴请将原本不体面的事情做个体面的收场。有意思的是，在文本中，本地郎与外地媳妇之间的障碍不是来自父母，而是出于他们自身。女友努力上进的样子让顾轻舟望而生畏，他更愿意舒舒服服地度过下半生。小说结尾顾新铭夫妇一边回忆自己没有物质加持的纯粹爱情，一边细数儿子找个上海本地姑娘的种种好处，默认了儿子的选择。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下部分年轻人的“躺平”心态，而埋伏在背后的复杂原因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思考。房伟的《月光下的黄羊》有两条感情线索：一条是作为游客的“我”和安筠，恋爱多年，却始终无法步入婚姻；一条是作为向导的老韦，离婚后害怕失去自由，不敢面对阿依仙的感情。在沙漠历险时，黄羊的出现引开了狼群，使“我们”死里逃生，也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内心，懂得了放手和成全。朱婧的《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用冷静的笔触，一点点揭开平静婚姻之下的残酷真相。鼠妇更是一个残酷的比喻，丧失自我没有温度无法交出真心的婚姻，无异于坟墓一座。

亲子关系也是作家高度关注的话题。金仁顺的《白色猛兽》将母子两人的爱情故事放置到同一个文本中，一段正在萌发中的爱情和一段失败的婚姻形成比照。母亲冷眼观察儿子与上司的姐弟恋，眼见着儿子恋爱后与自己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内心从失落到悲伤再到绝望，难以抒发的忧伤情绪层层叠加，将一位单身母亲的内心困境泼洒在耀目的阳光下。王威廉的《我们聊聊科比》是在父子之间展开的故事。球星科比意外坠亡事件，使儿子开始正视死亡的话题。小说讲述了升学和生存压力下个体的迷茫和惶恐。王翔峰的《通古斯记忆》将少年臆想的情景与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以略显奇幻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了少年的世界。父亲的离去是难以接受的事实，少年也因此陷入了自言自语、胡思乱想的病态，以幻想的方式极力弥补缺失的父亲形象，并在一种“通灵”中完成了对父亲的寻找。

短篇小说家擅于钻探生活背后的真相，对人心人性进行深挖。徐则臣的《宋骑鹅和他的女人》引发关于什么是好人的思考。生理上的缺陷和婚姻中的难言之隐，使宋骑鹅和他的女人做出异于常人的选择，读罢却也让人生理解之情。评价一个人向来是件复杂的事，难以单纯地用好或是坏来定论，有时也要综合考虑身处的社会环境甚至是国际环境。东西的《飞来飞去》由一个普通的探亲故事引发了关于道德的审判。故事发生在疫情之下和国际关系的微妙变动中，从大洋彼岸飞回的儿子在亲友眼中渐渐褪去滤镜，母亲为使儿子得到解脱偷拔输氧管，使儿子被亲人误解，陷入谋杀母亲的舆论风波，每个人都想占据道德制高点去审判他人，也就有了偏狭恶意的揣测。“这半边后，那边凌晨”，是客观存在的时差，也喻示着难以破除的误解和隔阂。周瑄璞的《公司有规定》讲述的是与快递小哥之间发生的故事。作家选取了一个有些“黏”的快递小哥，由他的不懂变通写到其他快递员的圆滑世故以及他们紧张的工作状态，将一个行业的生存压力形容尽致。尽管快递员已成为工具还是生活中密不可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他们在用户眼中究竟是工具还是活生生的人？小说中的“我”在有意接近和温暖那个快递小哥，但却始终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姿态，还固执地把他的名字苏小朋叫成苏小明，这个细节的设置可见作家的用心良苦，似在期待一种平等的对话。

海勒根那的《呼伦贝尔牧歌》写一个因失足入狱的人，在他出狱后，如何在亲人的关心下，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中，憧憬着令人期待的爱情，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使他内心的忧伤悔恨，在草原明媚坦荡的调子下一点点融化。整篇小说在两个男人的对话中展开，有如蒙古长调一般悠扬辽阔，又深沉宽广。“牛仔帽”作为一个被蒙古族奶奶收养的汉族小孩，得到过最无私的爱，小说既写了民族团结的故事，又用古老的民间传说书写草原上纯粹唯美、扎入大地的爱情，也寥寥几笔就写出了乡村振兴中的苏木新貌。

作家们在故事的讲述中，展现了不同地域的风貌，赋予小说不同的气韵，也使人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对人物塑造。比如《兰亭惠》写出了上海的小资腔调，将顾新铭这对夫妇既善良又精于算计，既要表达愧疚又要保持体面的细腻心思展露无遗；《宋骑鹅和他的女人》氤氲着运河上的水汽，增加了主人公的神秘色彩；《月光下的黄羊》进入了广袤热情的新疆大地，戈壁大漠中美的流逝，震动和启发了处在情感困境中的人；《呼伦贝尔牧歌》展开的是一幅草原春景图，写出了浩荡春风中草原上的勃勃生机……总体来看，这十篇小说塑造了血脉丰盈的人物形象，触及了深刻的时代话题，对人心的深度开掘，也为读者审视自己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内心镜像。

承续传统

观照现实

畅想未来

——评网络小说上榜作品

□肖惊鸿

网络文学

2022年度，网络文学重数量更重质量，既要正能量也要大流量的精品化叙事成为共识。国家导向引领创作风潮，“90后”创作者成长为中坚力量，多元化创作选题、精细化风格技巧得到网络作家普遍重视。网络文学行业向外寻求突破、对内深化运营，聚焦精品化策略，内容垂类开发成为常态。玄幻、言情、历史等传统题材推陈出新，现实题材增长加速，科幻题材势头旺盛，“脑洞文”引领创作潮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创作生态不断优化，题材多元、突出现实与科幻的整体创作格局正在形成。10部本年度完结网络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好小说上榜作品，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网络文学年度创作的基本风貌。

首先，基层写实与行业文成为年度现实题材创作主流，基调健康、乐观向上，以小故事折射新时代，展现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时代、奋斗、职场、婚姻等成为年度现实题材创作关键词。卓牧野的《老兵新警》（起点中文网发表）是一部致敬人民警察的厚重之作，在一众现实题材网络小说中表现优异。男主角不想退役却脱下军装，没想当警察竟穿上警服，想驻守边境却被调回老家。从老兵到新警，青春绽放新年华，于基层的琐碎中显艰辛，于写实的平凡中见伟大。另一部都市题材作品是竹已的《折月亮》（晋江文学城发表），书写了佛系女主与冷颜男主之间一场女追男的动心爱情。在这一题材惯有的青春昂扬、愉悦甜蜜之外，小说融合新媒体主播、虚拟体验馆、校园生活和万众创业等时尚元素，彰显了年度都市言情文的现实特点。

其次，2022年度玄幻题材铸牢传统根基，突出创作特征，在世界观架构中重视创意出新，风格技巧更为精细化，提升了传统玄幻题材的创作质量和艺术品质。青鸾峰上的《一剑独尊》（纵横中文网发表），描写本是世子的青城少年，奈何遭到暗算，丹田破碎修道无望众叛亲离，但他毫不退缩。少年以剑为丹田，开启神奇的全新修行之路，在创意出新中引领了流量潮流。老鹰吃小鸡的《星门：时光之主》（起点中文网发表）讲述古文明人族后人为了追逐真相，从银月出发，打开星门得见新世界，肩负传说中王者的脚步，为人类新生而战，以绵密节奏与叙事技巧光大了传统玄幻文的恢宏斗志与热血传奇。

此外，年度历史题材网络小说将架空、穿越手法融入历史发展的逻辑，彰显唯物史观，在丰富翔实的细节中拓展了题材的宽度与广度，为历史题材赋予了当代价值。堵上西楼《公子凶猛》（中文在线发表）以架空手法讲述穿越到地主家的主角的“另类”人生——不想混吃等死，随意做了些事不料影响巨大。在上至朝庭延至异邦的无数诱惑中，主角却只想当个守住田园梦想的地主。故事开脑洞、吸眼球，充满新奇幽默。另一部历史题材作品是龙洲的《大明第一狂士》（掌阅小说网发表）在穿越而来的县丞之子侦破各种历史奇案的过程中，代入大明万历年间的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真实与虚构交织，险象与悬疑不断，以缜密的构思与严正的史观为历史题材网络小说树立了样板。

最后，2022年度科幻文表现抢眼，新人辈出，“脑洞文”风行，成为网络文学主要创作类型之一。《从红月开始》《黎明之剑》《我们生活在南京》《月球之子》等作品表现突出，各具特色。黑山老鬼的《从红月开始》（起点中文网发表）以男主角的身世之谜串起一桩桩神秘事件。在女主角带领下，小切团队执行任务，抓捕一个精神怪物，将悬疑与幻想融为一体，超巨大事件与小人物大英雄融汇交集，突出了故事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另一部悬疑幻想作品是童童的《月球之子》（掌阅小说网发表）从月球表面发生的一起离奇谋杀案入手，直面硬科幻真实推演，展现新一代月球出生的年轻人与传统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悬疑为表思辨为里，于宏观视野中描绘微观世界，实验性地探讨了人类文明的出路。

远瞳的《黎明之剑》（创世中文网发表）讲述主角闯入异世界，化身王国公爵，见证人类文明崛起，在多元宇宙异域文明里，展现生死存亡中的勇敢与拼搏。世界观设定广阔，思想厚重，情节丰富多彩，风格幽默轻松，在众多“传统”科幻文中具有代表性。天瑞说得的《我们生活在南京》（起点中文网发表）构思奇巧，讲述2019年南京市的一名高三男生，和他通过无线联系上的2040年的本地女生，面对末日灾难一起求生的故事。作品描绘了现代繁花似锦以及未来杳无人烟，书写主角在绝望中孕育的希望，传递出温暖向上的人类对未来的信念，在“末日文”科幻题材中具有典型意义。

当前，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200万部，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网络作家的共同追求。年度优秀作品《浪花渐欲迷人眼》层出不穷、数不胜数。新生代网络作家勇于探索艺术手法，反套路、类型融合成为创作新范式。笔者列举以上10部作品，试图以极小示例得以管中窥豹、披沙拣金，对年度网络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做一浮光掠影式扫描。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更好的网络文学作品就在那里，等待评说。

中国小说学会2022年度好小说·述评

从题材而言，中国小说学会2022年度好小说榜单中的十部中篇小说可谓丰富多元，既有对历史之幽深的观照，亦有对现实之丰饶的书写，既有对改革等宏大主题的艺术处理，亦有对人性情感等精神内面的勘探呈现。但作为一门关于“人学”的艺术，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通过对“具体的人”的观照来呈现作者的理解和思考，以对人的书写来照亮人物以及人物所处之现实、历史的隐秘之地，实现了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对于“未知的存在”的发现。

“历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容器”，历来为小说家所青睐。借助“历史”来展现历史之繁复或人物之多是常见的叙事模式，但“历史”往往又不是纯然时间化和封闭性的，而是具有与现实对话或者隐喻的能量。中篇小说榜之首的迟子建《白桦黑花罐与碑桥》即是这样一部寓历史与现实于一体的佳作。作品通过巧妙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结构展开叙事。故事的主体为宋徽宗在“靖康之变”后幽居北地的一段历史，借助于“我”月夜漂流不幸落水后的特殊状态，在似幻似醒中抵达了历史深处，想象与构建了宋徽宗的一段生活史，展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精神内面。与此同时，现实之中“我”的种种困境与历史人物形成了呼应，共同凸显了人性的温暖与光华。

与迟子建站在此岸遥想历史人物不同，王蒙《从前的初恋》、王安忆《五湖四海》与孙频《棣棠之约》观照的是更为近距离的当代历史。《从前的初恋》讲述上世纪50年代青年的爱情故事。小说着力表现了一代人的爱情观、人生观和价值信仰，主人公刘夏成为特定时代青年的一个典型代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品与其代表作《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将其被压抑着的爱情叙事充分展开，敞开了代人的情感世界。两部作品互为镜像、互相照耀，是一部兼具当代性与历史性意义的重要文本。

王安忆的《五湖四海》是一部书写改革开放发展史的作品，通过一个家族的发展史映射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宏阔历程，重构并审视了个体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主人公张建设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同行的典型人物，在他由水上而至陆地、由乡村而入城市，到终至成为富甲一方的成功者的过程中，与改革开放之后历次政策调整恰到好处的合拍是其成功的密码。张建设的生命史生动诠释了改革开放这一宏大主题和社会变革如何落地，如何行动，如何春风化雨、催生万物的历史过程，这一人物也因此具有了特殊历史内涵的象征性，成为具有典型性的新人物形象。同样在改革开放所启的历史征途之中，孙频《棣棠之约》关注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青春变迁，《棣棠之约》以文人知识分子为物主体，书写他们在几十年间命运的颠沛流离和精神的坚守，主人公戴南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化身。

相比置身于时间之中的“历史”，“现实”具有更加可感的切身性，这种切身性一方面由作家的直接体验而升华成经验，提供了叙述的便利，但同时也因为经验本身的局限性而对叙述形成了制约，更加考验作家进行艺术处理的能力。中篇小说榜单中有两部作品近距离观照当下现实，分别是杨少衡的《王不见王》和秦北的《中关村东路》。前者书写了当下官场生态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指向围绕权力展开的政治斗争，一方面指向干部自身在权力结构中干事创业的复杂性和难度，讲述真实而深入地呈现了当下干部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后者是较为少见的科技创业题材，讲述了科技领域的创业者如何顶住压力，在被外国公司几乎形成垄断的科技领域开创新本土品牌的故事，作品洋溢着一种昂扬的创业精神和自尊品格，是当下小说创作中较为少见的一类作品。

对人性以及人的精神内面的书写是小说永恒的主题，而情感无疑是展露不同精神纹理的绝佳场域。葛亮《浮图》、杨知寒《美味佳肴》、周嘉宁《明日派对》与李司平《流淌火》均可归入这一类型，但在切入和表现方式上各有不同。《浮图》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讲述了人物在福建、香港、英国等多地的游走，以及在多种文化中形成的价值观。小说叙事节制优雅，围绕主人公连尊名不同生活面向次第展开，既勾勒出一个小人物的生命史，也呈现了一代南渡之人的精神史。《美味佳肴》写几个年轻人的生活，他们因为成长中的不幸经历，而在精神上处于颓唐状态。他们的偶然相遇消除了相互之间获得心灵抚慰，也在精神上形成了向上提振的效果，避免了继续向深渊滑落。小说带着一种冷峻而压抑的色调，呈现了青年一代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明日派对》饱含着青春的张扬与迷茫，在世纪末的情绪里，一群逸出社会常规秩序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在热爱与自由的旗帜之下，寻找人生的理想之地。《流淌火》写了一个群体的精神纹理。《流淌火》写青年人的精神创伤，尿床成为一个巧妙的隐喻，成为内在创伤的一种外化形式，作品揭示了真正的救赎并非依附于某个个体或者某种情感，而是在爱与奉献中才能获得。

综观中篇小说榜，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代作家对于现实、历史的深切注视与思考，展现出积极的介入姿态，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各类主题处理的不同方式又显现出作家们不同的艺术风格，展现了当下小说写作的多样化和丰富性。

文本创造的跨体与破体

——评小小说上榜作品

□刘海涛

2022年小小说的十篇上榜作品，有的用新的小说文体理念和艺术方法，创造了许多新形态的文本，抒写了新时代的新山乡巨变，深刻地探索着人性的深层内涵和普通人的美德与品性；也有的采用现实主义写实手法来精彩讲述中国故事，把传统小说中特有的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局法、跨界隐喻的象征法和意识流心理呈现法用得圆熟巧妙，与写史题材的文学叙事精准缝合，展现了小小说创作独特的魅力。

蔡楠的《18岁的李响》是历史人物穿越进入现实生活中，熊仪婕的《书中人》是书本人物走入了现实人物的精神世界里。前者塑造的历史人物是党史和军史里的英雄。李响实际上是故事讲述人“我”的爷爷，他从遥远的抗战烽火中走来，竟然想跟着“我”要到延安南泥湾去做科技投资。用虚幻和写实相结合的穿越手法来写党史故事，显示了作家不断创新小小说文本的初心和勇气。后者讲述了一个文学作品中男主角与现实生活中的女主角“她”如影随形、相伴一生的超现实故事。这个瑰丽浪漫、想象奇特的超现实写意故事，用新颖的文本形态，奇幻的写作手法，给读者带来一种新的文学体验。

袁炳发的《无痕》抓住人物有特征的动作和语言，用对比和突转的小小说手法，含蓄地写活了我们的生活中那种外表和内心、假象与本质构成反差的人物类型。安琼的《你是一棵吉祥草》写一个企业高管在退休前后情感变化的日常生活，机智地设计了故事的核心细节是吉师傅种的吉祥草，将这样一种不起眼的小草比喻为故事主角吉师傅，使日常生活的人和物形成艺术升华。扎西才让的《苏奴的飞行》是写人的情绪、情感在某种特定环境里发生突变的心理型小说。作品没有直观的动作性和戏剧性很强的情节，只用抒情的诗化语言叙述了苏奴的情感变化。

10篇上榜作品创造的小小说人物和以往相比，更是采用了独特反常的故事情节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性格的“暗示性描写法”，创造了一批新时代的小小说新人。

陈毓《玉兰探照》写农村外来工进入城市后，从生活情调到内心意识所发生的蜕变。新进城的外来工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审美意识和工匠精神，这就从人的内在精神的角度写出了农民工的新生活、新工作和新情趣。瓦四的《我是通信员》用小小说的写实方法来写党史和军史里的英雄人物。一个抗战英雄在脑梗失忆后，唯一能记忆的就是年少时参加抗战当通信员的经历。围绕这个记忆被唤醒的核心情节，抓住人物的几个特征性很强的动作和神态来讲述，创造了一个抗日英雄晚年的传奇。莫小谈的《72层砖的墙》书写了农村脱贫攻坚的决战中，需要建设和谐氛围里的法治社会，需要协调因各种利益而起的纠纷，提高人的素养以适应山乡巨变的新时代。那个出场不多的村长调解乡村矛盾的文艺艺术，再现了乡村新人的精神内质，这也是用另一种形式来书写的新山乡巨变的小小说。

上榜小小说的精短文本中，还有创建了多层多义、具有深刻的体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主题，不仅让小小说的故事情节有突变和意外，而且小小说的创意形成也有突变和意外。曾颖的《泥蛋糕》的结尾，出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补救，让人联想到缺失了父母之爱的乡村留守儿童，将来究竟怎样成长才能走出大山？新时代的中国小小说创作要攀登新的文学高峰，需要努力提高小小说的创意质量，需要创新小小说的写作方法和文本形态。韩东的《见过鲁迅的人》人物形象生动鲜活，作品创意丰富深刻。作家用小小说悲喜剧交织的叙述方式和幽默语态，讲述了上个世纪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特有个性和命运。中国小小说作为新时代的一种文学创意艺术，正随着时代变迁和文学转型发挥越来越强大的“文艺轻骑兵”的审美功能。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评中篇小说上榜作品

□崔庆蕾

2

5